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在我之上

雪归
◎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

ZAI WO ZHISHANG

作品大都以关注底层弱小，
挖掘美好人性为视角，
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笔触，
塑造了许多卑微却坚韧的生命。

作者简介

雪归，原名杨秀珍，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。小说等作品见于《文艺报》《清明》《中国铁路文艺》等省内外多家报刊杂志，入选多种选本。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暗蚀》《无脚鸟》以及散文随笔集《云端或泥淖》。有小说作品获得青海省政府文艺奖、青海省青年文学奖、全国电力文学大赛单篇作品一等奖、海东市首届河湟文艺奖金奖等。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

责任编辑：

封面设计：
 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ZAI WO ZHISHANG

在我之上

作品大都以关注底层弱小、挖掘美好人性为视角，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笔触，塑造了许多卑微却坚韧的生命，探讨了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背景下，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、转折变幻，彰显了女性作家的人文关怀。

上架建议 小说|文学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在我之上

雪
归
◎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S PRESS

ZAI WO ZHISHANG

作品大都以关注底层弱小、
挖掘美好人性为视角，
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笔触，
塑造了许多卑微却坚韧的生命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我之上 / 雪归著. — 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4

(鲁迅文学院 “百草园” 书系)

ISBN 978-7-5493-5181-7

I. ①在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52291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 88504319
销 售 电 话	(0791) 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6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181-7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22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 (0791-88513257) 退换

窥 隙.....	1
欲说还休	23
绽 放	33
金碗银筷	51
柴油事件	75
杏花天	87
隐 深.....	103
不是麦子就是豆子.....	114
春尖尖.....	134
八月雪.....	150
我把蒋之菡丢了	162
链式反应.....	181
蛾 舞.....	196
飞翔的日子.....	213
我叫吴仁耀.....	255

窥 隙

1

丫头胆子挺大，老奎想。

老奎之所以这样想，是因为丫头都不顾前头刚和自己擦肩而过的王胜，径直向他走来，拽着他的衣袖说：“大大给我四十块钱。”

丫头说这个话的时候，稀疏的头发枯黄而蓬乱，鼻洞口挂了星点鼻屎。一个油渍满布的粉色书包张着大口，歪在丫头背上。丫头今天穿了双露出一只脚趾的黄胶鞋，身上的衣裳倒有七成新，只是胸前的污垢结成硬痂，简直能用手指头敲出响来。

老奎将丫头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又一次起了怜悯之心。

老奎将丫头领到自己屋中，给她擦脸、洗手。

往屋走的路上，老奎问丫头要钱做什么。

丫头说：“买书。”

“什么书？就要四十？这么贵！”

“《加菲猫的幸福生活》。”丫头说。

“加肥猫？你把自己吃胖了再说猫的事。”老奎觉得这个憨傻的丫头总是不晓事——怨不得安村人都说丫头脑子有问题。虽然她奶奶极力否认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你不承认也抹不掉。

丫头擦洗干净了，倒也白净可爱——除了眼泡子太厚。丫头的上眼皮不是一般的厚，遮去了丫头应有的灵气。老奎看着丫头，心里有一丝丝不落忍。这丫头和她妈王彩凤相像，只是没有她妈精明。可惜了，老奎想。这么个小丫头，她妈妈就忍心把她丢下一去不回头，可见这女人心硬。

老奎竭力不让自己想丫头，丫头她妈和丫头她奶奶的事。教育儿女，那是她们自己的事。老奎觉得他顾就自个儿是大事，其他一概和他无干。自从老婆子得胃癌到最终入了土，他老奎可是连一天好日子都不曾过过的。那时候，谁又曾正眼看过老奎？他们都怕老奎来借钱。刚开始的时候偶尔也有人肯借钱给老奎——到底是一个村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谁又没有难肠的时候？只是次数多了，加上老奎明摆着还不起，许多人便开始躲着老奎。有些人，甚至还用下眼看老奎，认定老奎这辈子翻不了身。老奎从那个时候起，恨起安村的每一个人，不论男女老少。老奎觉得他们眼神一律是带着刀子的。老奎怕极了被那种看不见的刀子一片片刷着的疼——那种疼在心上。如果能让疼痛轻一些，老奎只得借助酒精的威力。

那些年，可不好过。假使没有酒，老奎现在都不敢想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但终归是熬过来了。现在儿子在城里打工，每个月也有千把块的收入。儿子会按时给老奎寄点钱来，加上老婆子的药费报销了一部分，摊在老奎自己头上的债务也没有刚开始那么多了。再后来，老奎家的一片地，让王胜的养猪场占去，给了点补偿款，他老奎的腰杆才算挺起来。有女人看老奎没有老婆子，甚至主动想给老奎续上，老奎都拒绝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他老奎不想要女人，是要不起。万一有了，再有个三病两灾的，他老奎如何承受得起？现在自己虽然孤家寡人一个，但他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少了挂心的人，便少了挂心的事，倒也落得个快活自在。

其实现在老奎并不是没有挂心的人。老奎在安村现在只挂心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丫头。

丫头是小名。没有人知道老奎的挂心，没有人知道老奎对丫头有愧，没有人知道老奎怕丫头。

老奎之所以有愧，之所以怕，那是因为他弄过丫头。

让老奎没想到的是，丫头又来主动找他。找他的原因，不过是一本书。

“王元元有一本《加菲猫的幸福生活》，可好看了，他给许多人看，就是不给我看，我要了几次，他让我找我奶奶要去，还羞我。”丫头说，眼泪很快就蒙住了她上眼皮极厚的眼睛。

老奎有点难过，为丫头。这王元元，是王胜的儿子，王胜这些年在城里打工打出名堂了，给家里盖房修屋不说，还办了个养猪场。不仅如此，王胜还在城里给儿子王元元找了个后妈。后妈虽然后，但也不是不管放在安村由爷爷奶奶照顾的王元元。后妈每月会寄来三百块钱，偶尔还照个面儿露个脸儿。农村人，一天到晚在土里刨食吃，这三百块，可不是小数目，电费、牙膏、肥皂、油盐钱可就出来了，再也不用望眼欲穿地在鸡屁股银行里算计。于是王元元自然也就有了花四十块钱买一本书看的理由。但是丫头她奶奶就难，花钱没有来路，庄稼地里只能刨个肚儿圆，至于来钱，那是难于登天的。

老奎不是圣人，平白无故给丫头钱使也不是老奎的风格，难道就因为一本《加菲猫的幸福生活》，老奎就该给丫头钱？他老奎的钱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他的每一分钱都来得不容易，但老奎最终没有拒绝丫头，他把钱给了丫头，还把丫头的脸和手擦洗得干干净净。这一次，没有一丝邪念，老奎觉得自己简直像圣人，比圣人还圣人。

2

老奎比丫头大出整整四十二岁，但是那天老奎就是没忍住。

这个丫头，倒也懂事。那天老奎的血冷下来后，老奎问丫头“丫头你疼不？”

“疼，也不疼。”丫头说。

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丫头不见一点难受的样子，这让老奎多少安心了。

“可不能对外人说，奶奶、同学都不能说。说了要死的。”嘴里喷着浓烈酒气的老奎不放心地叮嘱丫头，一遍又一遍。

初时丫头也没说什么，老奎说的次数多了，丫头便问老奎：“为什么要死？”丫头抬起头来，嘴里含着老奎剥给她的糖块，含糊不清地发问。

丫头把老奎问住了，他没法向丫头解释为什么不能说出来。这个事，如果说出去，那他老奎很有可能蹲大狱。

可真是奇怪，老奎百思不得其解。难道一切都是因为那一瓶大曲？老奎思忖。平常老奎一个人时会喝一些，但大都不会超过三两。那几年日子紧巴的时候，老奎喝散酒——十块钱可以打几斤的那种。后来日子稍好些了，老奎便也提高生活质量，将散酒换成瓶装酒——大曲，每瓶六元。

那天，丫头在老奎屋里吃花生米，老奎不知怎么的，就把半斤酒灌进了肚中。丫头也调皮，居然也想尝老奎的酒，老奎拿筷子蘸着给丫头尝，丫头还不过瘾。

后来就发生了那事。让老奎无比难受的是，丫头不过十三岁，那次还见了红。

当时丫头说：“大大，疼。”

那时老奎暂时停了一下，他本来非常紧张的，哆哆嗦嗦地，半天弄不成事。听丫头说疼时，老奎突然来了感觉，他摸了摸身子底下不知道羞的丫头的脸，让丫头伸出舌头在他手指上抹了点口水，然后老奎把手放下去，对丫头说：“这下就不会很疼的，就一下疼。”又说：“丫头不怕，大大心里有你。大大给你钱，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”

丫头再没有说疼，丫头无比乖巧地说：“大大真好。”

一想起那天丫头在他家一边吃花生米儿，一边抓住自己腿裆的场景，老奎这辈子都不曾遇到过。一瞬间就膨胀的老奎当着丫头的面儿羞愧无比，所幸高浓度的酒精遮掩了他潮红的面色。谢天谢地，丫头并不知晓老奎的心思。

丫头的手并不干净，她原是不小心碰到老奎那里的，没想到那里很快就竖起一顶小帐篷。丫头好奇心重，抓住支帐篷的柱子，问老

奎：“大大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是雀儿，大大的雀儿。”老奎原来除了羞愧并没有别的心思，但是傻丫头的问话激起了老奎的邪念，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事。

事情发生后，老奎说不清自己的感觉，他有时后悔羞愧，有时又会觉得自己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。老婆没过世的时候一直病着，他老奎简直成了男寡妇。老婆子是碰不得的，一碰就骂，诅咒老奎遭报应。

这个事儿，说怪也怪，老奎不止一次想。没尝过味的时候，也难受，也能打发过去，但是一旦尝过那个味儿，再尝不到时，那个难受劲儿，简直比死了还难受。老奎遇到丫头的那几天，正是他难受得想死的时候。说实在的，老奎心里不是没有斗争过，但是丫头那乖巧的样子，那耐看的眉眼儿，都使老奎丢不下。还有，老奎那一次给丫头的钱并不少，足足八十块——可以买一头小猪仔了。老奎也怕丫头乱花，便耐心地教丫头怎么花这个钱，怎么防着她奶奶。事情便这样遮掩过去了。

3

马方方是老奎的朋友。身有残疾的马方方主要在村头修自行车，还兼钉马掌。

马方方钉马掌的兼职现在几乎不再做了。马方方的父亲老马头做了一辈子铁匠，他在世的时候，凭这门手艺养活了一家老小。老马头原想将这门手艺传给独子马方方，却没想到儿子一生下来一条腿就不灵便。老马头是个固执的人，脾气犟得十头牛也拉不回，凡是他老马头认准的事，那是任谁也说不动的。老马头凭手艺在安村活得有模有样且被人看重，这越发起了他将这门手艺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的念头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儿子马方方一条腿不好使，但这并不影响他老马头将钉马掌的手艺传给儿子的决心。老马头硬是棍棒加拳脚，让马方方学会了这门手艺。

俗话说：“三年学不了个钉马掌。”可见正常人要学这门手艺并不容易，何况身体有残疾的马方方。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知道，父亲的犟脾性丝毫不差地遗传给了他，他把苦咽进肚里，像个四肢健全的人一样，硬是将手艺学到了手。

马方方是个实心眼儿，知子莫如父，老马头自然知道儿子马方方将钉马掌的手艺学到手实属不易，如果再要儿子学打铁，那便是成心和儿子过不去。实心眼儿的人只能做实心眼儿的事。老马头是明白人，知道这打铁可真不是人人能学到手的。都说人生有三苦：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话都说到这个分儿上了，一般人也能想到，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铁匠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一样的火候，一样的力度，一样的锤打，一样的淬火，却未必能制出同样的东西来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这可不是说说就完事的。没有真本事，还真拿不下这个瓷器活。老马头深谙此理，所以，他只让儿子学钉马掌，再没让他学打铁。但老马头爱子心切，想着儿子只会钉马掌，没有马蹄铁也不行，于是，老马头使用他的后半生，为儿子将来的事业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——他打了几百副马蹄铁给马方方存上了，以备儿子将来立业之需。当老马头在通红的火炉边挥洒浑浊的汗水顾不上擦一把、两只伤痕与老茧遍布的手不停忙碌的时候，他哪里会想到，钉马掌的技艺有一天会失去市场，以至于他儿子将来吃饭的门路完全与钉马掌失去联系。

马方方知道父亲用心良苦，他把父亲留下的马蹄铁拿出几副来挂成串，当作招牌，然后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修自行车——打气、补车胎一类。自从农村人不再养马，慢慢地，许多人家开始“养”自行车，就像现在的城里人，家要养个小轿车，哪怕在家门口上班，也要开出去得瑟一回。自行车最容易出问题，链条断了，车胎瘪了，脚踏坏了，都有可能，于是马方方的生计问题就解决了。马方方在失去钉马掌的活路后，不但没把自己饿死，还日日有毛票进账，倒也风光了一回。那些马蹄铁，有的被马方方卖了废铁，有的被马方方磨成工具，总之都派上了用场。但是好景不常在，如今的农村人，既不养马，也不养自行车了。

闲话不多说。所以要说到马方方，是因为老奎和他关系最好。两个人在这几十年里有来有往，啥话都说，从来只隔肚皮不隔心。老奎的老婆子大病的时候，全村人中只有马方方肯借钱给老奎，还不催着要。不但如此，马方方还总劝老奎看开点，不要向钱看。

于是老奎总去找马方方——有事没事。一来二去，两个人越发熟络。马方方一辈子没娶妻，老奎也是单身一人，两个人凑一起，便会喝上二两酩酊酒（当地人自酿的粮食酒，度数不高，后劲挺大），互诉衷肠。

这不，老奎又找到马方方，就在马方方的村头修车点上，拉起了家常。

4

现在老奎非常后悔——后悔得直想扇自己耳光。他也扇过自己了，可是除了火辣辣的疼，什么问题都没解决。

“山里的兔儿狗撵出来了，心里的话酒撵出来了。”安村人常会这样说。老奎后悔那天真不该喝了酒，给马方方说丫头的事。老奎想起自己喝了猫尿把不住嘴，就后悔万分。他已经不记得话题是怎么扯到女人身上，又怎么扯到丫头身上的。似乎是马方方抱怨自己一生没有摸过女人。有过女人的老奎自然是知道滋味的，知道了，加上二两酩酊烧头，老奎就说：“没有尝过还好，也只是想；如果尝过了，那就不只是想。”

马方方不理解老奎的话，只是一个劲儿说自己命苦。老奎在马方面前倒也没有得意，因为丫头的事曾一度搅得老奎寝食难安。但老奎不知怎么就说漏了嘴，说到自己和丫头身上了。似乎是说“别看丫头傻，但是让人受活，自己没有白活”一类。真是话多必失，祸从口出。

马方方先是不信，但见老奎那陶醉的模样，他心里就打起了小九九，追问老奎：“丫头真那么听话？”

“给钱就听话。”老奎也是话赶话，没想太多就说出来了。没想到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马方方还真上了心了。老奎之所以认为马方方上心，是因为马方方当时沉默了许久。以老奎对马方方多年的了解，老奎知道，马方方是真的有想法了。

这可怎么办？再给马方方解释，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老奎除了后悔，还是后悔。丫头已经这样了，如果再让马方方……老奎不敢往深处想，越想越害怕。

老奎不得不找丫头，想让丫头提防着马方方。只是这样的话该如何给丫头说？丫头如果不那么憨，也多少能明白他老奎的心意，偏偏丫头不是个晓事的人。这可如何是好？

“丫头……”老奎欲言又止。

丫头此时吃着老奎刚给她的米花杆儿，嘴角上还粘着黄黄的米花星儿，嘴巴里嚼出脆生生的响儿来，吃得正欢，并不应老奎。

“丫头。”老奎于是再叫。老奎觉得自己每发出一声都艰涩异常。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给丫头说明白，好让她提防马方方。

丫头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，又把一根长长的米花杆儿掰断了，麻利地将一头放进嘴巴里，嚼出响儿来。

老奎真想再扇自己耳光，又怕吓着丫头。老奎咽了一口唾沫，无比郑重地对丫头说：“离马大大远点，千万不要理马大大，他给钱也别要。”

老奎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语速很快，仿佛不快点说完，这些话就会咽进肚里再难出世。

“马大大怎么了？”丫头问老奎，问的时候，她的嘴巴并没有停止咀嚼。米花杆儿既脆且干，她一张嘴，那些米花星子就从她嘴里飞出来，一星一星地努力向上飞，又飞不了多高，很快下落。

老奎盯着丫头的嘴说：“反正你不理他，我就给你好吃的，想要钱，我也给。”

“还给钱？”丫头突然停止了咀嚼，瞪大了眼睛问老奎。丫头的眼珠子是黄色的，不黑，眼白也不太白，但这双眼睛干净，看得老奎直想钻地缝。

马方方要给牙豁口的老安家钉马掌了。消息很快传遍了安村。消息走得快，是马方方自己传播的。每见一人走过他的修车摊，马方方便把那串挂着的马蹄铁敲得叮当响，他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知晓。

有的人不搭理马方方，也有人注意上了，便好奇地问马方方：“牙豁口的老安家还养马？”

“养呢。”马方方得意地说，仿佛马是给他养的。“不光养，还养俩。”马方方伸出两根粗黑的手指头比画。

好奇的人便摇着头，不信马方方似的，边走边说：“这年头，养了马有什么用？不够伺候的。”一边嘀咕，一边走，也不和马方方告别。

“明几个来看我钉马掌啊！”马方方冲着远去的背影补上一句。

渐行渐远的背影没有回答。

不回答也无所谓。马方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，仿佛马已经拉到自己面前，只等自己大显身手了。

老奎很反感马方方招摇的样子，他心目中的马方方原来挺实诚的，哪里是现在这样张牙舞爪的？不过这年月，世道在变，变得老奎早都不认识了，人更是一天一个变化，简直让老奎眼花缭乱。只是别人怎么变，不干老奎的事，这马方方，一个瘸子，变成这样，实在令老奎不舒服。虽然不舒服，但老奎也想看看马方方怎么钉马掌。

老奎上回看钉马掌，已经是老远的事情了。老奎记得年幼的时候最期待马受惊，希望马跳起来，或者把人踢一脚，或者跑得不见踪影。但是令老奎失望的是，马一次也不曾受惊，他期待的情景一直没有出现过。别说真的出现，连预兆也不曾有过。

老奎于是便暗含了期待，想看看马方方一个瘸腿的人怎么给马钉马掌。嗬嗬，出了笑话，或者出了大事才好！马踩着马方方的腿，马踢到马方方，都有可能，毕竟他这么久没有摸过这营生，该是生疏

了。反正，不管怎么样，总是有的看。

6

马方方的广告效应真是不错。现在是农闲季节，安村里的人，除了外出打工的，大都闲着，而安村小学的孩子们，因为到了周六，全都放了假。安村历来没什么全民娱乐的项目，这样一来，马方方设在村头的摊点上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不少人。还有精明的，居然从镇子上批发了些雪糕和零食来，一边做生意，一边看热闹，一样也没落下。

孩子们尤其兴奋，他们大声尖叫着，脆笑着，一次次穿过扎堆的人群，不是把这个身子撞了，就是把那个脚踩了。性子躁的，早伸出手来一巴掌刮到撞他的孩子的头上去了；性子坦的，虽然没有发作，但也向着那些顽皮的孩子怒目而视，大声呵斥。

安村的老柳树，那天倒不似看热闹的人，精神头那么足，它安静地立在那里，没精打采地发着蔫。

这一天的马方方成了中心人物。他早按捺不住，无数次地朝掌心里吐唾沫，两手来回搓了又搓，又向着两胯抹去。马方方那天穿了件大红色的背心，扎进深色长裤里，黑黝黝的并不十分发达的肌肉透着亮，让他看起来年轻了许多。

牙豁口老安家的安青达早牵了马在一旁候着，他谦恭地拿出纸烟讨好周围的男人们。男人们对他的纸烟来者不拒，大大咧咧地接过，有的马上点着，有的别到耳朵后，也有的放鼻子下嗅着，还有的伸出舌头来舔两下。眼尖的早看见安青达给马方方悄悄塞了两包烟，是三五烟。有些人心里有些不平衡。马方方又不吸烟，居然一次得了两包。马方方也不藏着掖着，将烟放在显眼的位置，做着准备工作。

安青达牵来的是两头栗色的大马骝，会相牲口的人指着毛色纯些的那头马骝说：“牙口不错。”又摇头说：“废料，养了不划算。”听到这话，安青达转过脸来向行家解释：“是我家老爷子养的，早让他